

“太空行走感觉很酷,很美”

20名中国学生昨与宇航员“天地对话”9分44秒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昨天18时50分至18时59分之间,20名中国学生与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开展“天地对话”。这是中国学生(含港澳台地区)第一次通过学校业余电台与国际空间站直接通联。上海市三女中毕业生左菁颖,是对话学生中唯一特邀的沪籍大学生,被安排在第14个提问。

“你能从空间站看到中国的长城吗?”“在空间站工作是否会出汗?”……当国际空间站飞临南京上空,身着白衫黑裤的中学生们逐一“问天”。他们有刚上3年级的小学生,也有正在求学的大学生。上海女孩左菁颖,现为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大二学生,是此次入选学生中年龄最大的。

“如果和地面失去联系,航天飞机能否自动回到地球?”看过电影《阿波罗13号》的左菁颖,对此充满好奇。来自距地三四百公里的太空声音清晰作答:“运气不好的话,国际空间站有可能与地面失去联系。我们会通过一种名叫‘Soyuz’的设备回到地球。”

此次“与宇航员对话”(ARISS)活动,由美国业余无线电联盟(ARRL)、国际业余卫星组织(AMSAT)、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共同发起。它和著名的太空微重力实验计划一样,是NASA面向全世界青少年的科技教育项目之一。这不仅需要学生有较好的英语口语和听力水平,还要对太空知识有所了解,能用英语提出有关太空、太空行走、宇航员的太空生活等问题,由宇航员解答。目前,全球已有310所中学或团体参与其中。

中国学生在国际空间站的首位



■ 昨天,中国学生通过南京三中的业余无线电台,依次与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对话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天地对话”摘要

问:你能从空间站看到中国的长城吗?

答:很遗憾,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非常希望能看到它。

问:在空间站工作是否会出汗?如果有,如何处理?

答:也会流汗。但是没有重力的影响,我们得用毛巾把汗擦掉。

问:国际空间站里非常安静吗?

答:没有,国际空间站很吵。所有的风扇和水泵制造噪音,我们需要戴耳机。

问:在国际空间站里,植物会向什么方向生长?

答:五天前我刚开始种一些植物。不过,它们还没发芽。我相信它们会朝着有阳光的方向生长。

问:您通过“黑障区”时,是怎样的感受?

答:其实感觉不到什么不同。只要稍等一会儿,就会再次获得信号,与地面取得联系。

问:空间站里有机器人吗?

答:是的,我们拥有产于加拿大的机械手。

问:您在空间站亲眼看到过太空垃圾吗?

答:我曾看见周围有东西在不停地旋转。但是很小,不能确定是什么。

问:太空行走,感觉如何?

答:很酷,很美,我很享受太空行走。

问:从太空看星星是什么样的?

答:星星不再像地球上看到的那样闪烁。因为没有大气层,没有污染,所以显得更清晰。

市民表扬同比增两倍

违法建筑和乱设摊为上周“夏令热线”投诉热点

本报讯(首席记者 晏秋秋)上周,“夏令热线”接到市民各类诉求明显减少,来电量下降了23.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市民来电表扬上升了80%。12319城建热线提供的资料显示,今年“夏令热线”期间,来电表扬量超过200件,比去年激增近两倍。

市民表扬电话的增加,主要原因在于职能部门主动服务热情高涨。上周,多个职能部门根据市民来电投诉,派员到现场解决问题。“夏令热线”期间,接到市民来电表扬次数最多的,依次为房地(55件)、市

容城管(54件)、交通(21件)。

上周“夏令热线”市民来电显示,“违法建筑”和“乱设摊”仍为投诉热点。不少市民对这两类问题反映强烈,但处理情况仍不尽如人意。从中心城区市民诉求分布看,浦东、闵行、徐汇3区排名前三,诉求量均超过200件。

仔细分析上周市民来电可以看出,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逐渐减少。去年,市民诉求物业量排名第二,但今年,物业问题的诉求量急剧减少,上周最新数据显示,物业诉求已跌出前五名。

昨天是上海女孩左菁颖十九岁生日,『天地对话』让她兴奋不已——
有幸『问天』好比吃『太空蛋糕』

“今天是我的19岁生日,竟然收到一份来自太空的生日礼物!”昨晚,上海女孩左菁颖“对天发问”后,兴奋地透露了“小秘密”：“这种冥冥中的‘天意’,会更加坚定我的天文梦。”

奇妙“蛋糕”

紧张又激动地等了13个提问后,左菁颖伴着“太空音”的提示,用英文大声发问。当宇航员给出肯定的答案后,她的眼睛里闪过喜悦。她对“太空回答”十分满意:“开学后要到图书馆查一下,宇航员说的紧急返回装置是什么。”

回想8月初接到通知的那个深夜,左菁颖觉得“很惊喜,很意外”。暑假回沪,她看到报上在征集“太空问”,她发出3个大众关心又不太专业的问题,很快得到回复。“天地对话”的时间一改再改,最终定在8月26日。小左美滋滋品味着这份幸运和巧合,“聆听来自太空的声音,这是一份多么奇妙的‘生日蛋糕’!”

爱问女孩

得知左菁颖入选“天地对话”,她的高三班主任——市三女中的於丰老师不觉得意外。“高中时,她就是个爱提问的女孩,会问得老师不得不‘躲进’图书馆找资料。”

“如果这次对话的10分钟都归我,我也问不够!”短短几十秒的“天地问答”,让小左意犹未尽。

“爱问”女孩很渴望有机会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带上一箩筐“太空问”就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天文系,“如果在那里碰到克莱顿·安德森,我会愉快地找他‘叙叙旧’,说自己是他的第一批地球听众。”

迷恋天文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专业的天文学家。”高考填报志愿时,她一本只填了南京大学,“因为那里有全国知名的天文学系!”

当年南大天文学系只在上海招1人,最终,她被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录取。上大学后,她参加学校的天文爱好者协会,“蹭”天文系的课,与天文系学生“混”在一起。

小左还弹得一手好琵琶。若问她天文离音乐有多远,小左幽默地回答:“爱因斯坦爱拉小提琴,望星空和弹琵琶的距离又能有多远?”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今日论语】

为襄樊受助学生一辩

朱正琳

一想,“不知感恩”的结论真显得有点咄咄逼人啊!

据说组织者曾提醒受助方(学生和家)与捐助者联系,或许“协议”中原本就有向捐助者“汇报学习情况”的要求?但从后续报道看,一位副局长的女儿(通过其母亲单位谎报家庭经济情况)也得到了捐助,此项活动的组织工作的粗疏可见一斑,很难设想会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协议”。

通过社会中介绍组织发起的“爱心活动”应是现代社会的公益行动,而不是旧时的施舍。因此,如果有协议,就不应当是让某一方感到屈辱的协议。也就是说,协

议中恐怕不应有“感恩”的条款。还有,协议理当也有约束捐助方的条款,如果仅凭感觉就可随意撤回捐助,无疑会对受助方造成伤害,受助方的屈辱地位是明摆着的。

有论者说得好,现代公益行动中的利他行为表明,人们相信自己“和别人生活在一个需要有人相助的潜在契约关系中”,“献血可以说是一种关系的典型例子”。对于受助者来说也一样,接受帮助意味着承认这种契约关系的存在,因而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也当践约帮助他人。我想说,让受助者有这样一种契约意识,不是比“知道感恩”更有价值也更合情理吗?

现代公益行动首先是一种理性行为,单凭“爱心”是远远不够的。

湖北襄樊5名贫困生因“不知感恩”被捐助者撤销捐助款一事终于峰回路转,襄樊总工会决定恢复对他们的资助。欣慰之余又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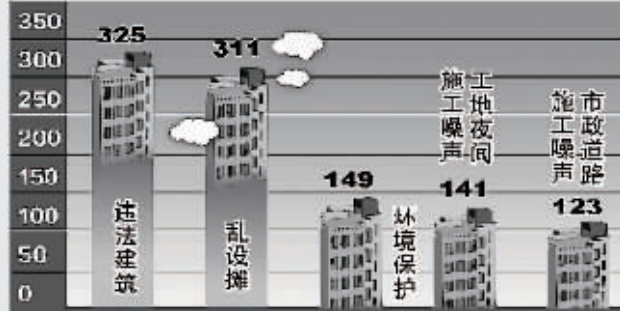
这次事件中受助学生一方几乎无语,难道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吗?从报道上看,所谓“不知感恩”,主要事实是这些学生在受助一年多的时间里,没给捐助人写过一封信或打过一次电话。有学生低调地辩解称,不写信是因为“不好意思”,我相信这是一句真话。而且我还相信,不写信还可能其他多种理由。单从他们没有与捐助者联系就判断他们“不知感恩”甚或“感情冷漠”,恐怕有些武断。有谁想过去了解一下受助学生的感受呢?换位

新民图报

制表贺信

“夏令热线”市民来电关注类别排行

(8月20日至26日)



中心城区市民投诉分布区域		区名	件数	区名	件数
		浦东	341	虹口	130
		闵行	296	长宁	127
		徐汇	205	黄浦	117
		杨浦	180	宝山	112
		闸北	153	静安	93
		普陀	151	卢湾	84